



天欲光 ê 時

uì 山彼爿面一路週過霧煙罩霧 peh 甲怦怦喘，透暝猶未 peh 上天頂的日頭，煞雄雄跋落稻埕，摔甲塗跂光鑠鑠。摔袂疼的貓霧仔光隨遠過戶樑，nng 過門縫，無聲無說就趁入阿福孀的房間。「天光矣！」感覺著目矧前烏赳赳的色水若親像淡薄仔退色，嘛鼻著透早時仔露水散發的清芳，和早前相 siāng，阿福孀袂著急將目矧擘金，恬恬仔聽著外口風一陣陣吹過稻埕，共散甲一四界的樹葉、砂粒仔佻粗糠幼仔吹來掃去的聲音，親像行來趲去的跂步聲。阿福孀就按呢一直聽 ê，聽 ê，佻濟沓沓滴滴的往事就窸窸窣窣摺入頭殼底，行踏出一逝又閣一逝記憶的痕跡，再三提醒阿福孀——人生這條路，猶真久長。

大大蕊的目矧沓沓仔擘金，卻看無這個花花世界一屑屑仔畫面。佻濟年囉？阿福孀猶會記得視力 uì 致著青光眼的目矧內偷偷仔旋走彼頭兩年，不時頭疼、欲吐、烏暗眩，磕袂著就起性地，四常鬧甲全家雞犬不寧；毋管看過佻濟醫生、試過啥物祕方，甚至四界求神問佛，猶是無法度挽回視力愈離愈遠的跂步。金金看著本底就已經有夠狹的這一角仔天地漸漸收縮、變霧、變形，彼當時的阿福孀根本毋知影這款日子是欲按怎過落去？就親像彼時陣仝款毋知，該當如何才袂予流無停睏的悲傷珠淚淹死。不而過，日子就按呢一工過過一工，如今，由一點仔色水深淺抑是光線形影的差別，就有辦法分辨日夜明暗以及四周圍動靜的變化；或者是怙一雙手，嘛有才調摸清楚烏暗世界的面目，和青盲人日常生活的程序。阿福孀有時仔想起彼當陣袂輸天欲崩矣的見笑模樣，家已攏感覺足歹勢。

只是，目屎早就已經流焦，猶原 peh 袂出彼口哀傷的鼓井。

翻過身，枕頭邊無人，老的和平常時相仝，透早就出門矣。阿福孀共棉襪被摸過來身軀邊攬較牢 ê。嘛毋知影啥物緣故，這幾工目矧一擘金，就感覺一陣陣冷風予人寒甲起雞母皮。

「這款天，也毋知福仔敢有加穿一領較厚的衫無？」

楚楚唸無佻久，掛心翁婿的阿福孀免不了又閣怨嘆查埔人做了十外冬的彼間食品廠的頭家。過年過節就講景氣 bái、無獎金，最近這幾個月煞叫人逐工七早八早去加班？害一个六十幾歲的老大人天未光就愛出門。想著天遮爾冷，閣想起往工廠彼條小路的路燈不時遮歹彼歹，定定嘛出車禍，前兩工仔猶聽人講起路口有人騎機車予 thoo33 la55 khuh3 軋死……愈想愈毋甘愈煩惱的阿福孀氣甲喙齒根直直咬：

「頭家人哪會攏遮爾無天良？」

猶無想欲起床的阿福孀，共棉襪被閣攏較牢 ê。燒烙的眠床鋪是會當將寒冷鬧佇咧房間外口，猶毋過，真正有法度阻隔現實艱苦，為自己鬧風遮雨 ê，猶是愛怙老伴。細漢的時陣，阿爸不時嘛談阿福孀，講伊睏甲若像佇咧拍干樂，毋知 ui 眠床頂跋落塗跋幾擺。婚後將床拄咧壁，漢草粗勇的福仔擋佇眠床邊，阿福孀毋管按怎掉跋反，嘛袂閣對睏夢中摔精神。人生艱艱長一路行來，經歷佻濟困苦傷悲，若毋是身軀邊一直有翁婿堅強的保護佻照顧，甚至怙怙承受自己三不五時就會失控的情緒，恐驚早就跋落凝心憂悶無邊無界的坑炭。

若失去老的，這世人應該就無拍算閣起床矣。

毋敢繼續想落去。雄雄共被仔掀開，寬寬仔起身落床的阿福孀，看起來死趕死趕，卻是跋手猛醒，干焦靠手感和記持，就有才調佇咧摺被整床穿衫洗手面的相連繼動作當中，共一工的序幕摸甲一清二楚。

踏入廳，出力掙開門門拍開柴門，予日頭光明正大入來。突然間光鑠鑠的舊式農家廳頭，足久毋捌閣磨過的塗跋坎坎坷坷，全是歲月行踏過的痕跡，若像規面、身上攏是皺痕的阿福孀全款，無一位金滑 ê；四面壁堵大大細細的空隙，嘛親像是阿福孀空洞的雙眼，金金看著規厝間無聲無說的殘破。廳頭正中央圍著一組烤漆烤甲金鑠鑠的神桌、八仙桌、和兩隻交椅，氣派的模樣，參這間厝實在足無四配。這是阿福孀的寶貝後生，幾若年前佇臺北食頭路的時陣專工為序大人蓄的。雖然惹來厝邊頭尾的訕削，老的嘛認為無彩錢，話話唸足久 ê，但是這份孝心，就有夠予阿福孀將這組神桌當做是傳家寶，毋管佻爾仔鑿目，遮濟年猶原倚佇咧廳頭，怙怙看著一家伙仔的落魄佻艱苦。

三枝香，敬天、拜神，手擲香枝一日拜過一日，逐工攏對著公媽的神主牌仔惹神。阿福孀惹惹仔倚咧金金看，由在沓沓滴滴的往事跟綴著茫茫渺渺的香煙，佇咧「大大蕊，看無物」的目睷前盤來惹去，佇咧楚楚唸無停睏的喙口膏膏纏，定定嘛愛等到予煙薰甲鼻水流目屎滴，阿福孀才扶著尪架桌共香插好，雙手又閣拜三拜，焦涸涸的目籬已經薰甲紅記記。

鼻仔焦擤兩聲，阿福孀摸啊摸，摸著廳邊彼條椅條，才沓沓仔坐落來。矮矮又閣淡薄仔彎曲的身軀，一時間若像螺絲冗去彼一樣，規個人軟膏膏並佇咧壁。面對壁堵頂懸長長一排的手畫像、烏白和彩色相片，殫殫的目矚金金仔一直相。阿福孀想著自嫁入門就一直誠疼惜家己的大家官，嘛想起遮濟年猶原放袂落心的心肝仔寶貝。已經看袂著 in 矣，只是想欲予 in 看詳細本身老碇碇的淒涼模樣。逐日這個時陣，厝內面無聲無說，恬恬聽著自己心跳、喘氣的聲音，愈聽愈像是壁堵頂遐的畫像、相片佇咧楚楚唸；外頭的光線猶原佇廳頭轉來去，卻轉袂出任何色水深淺的變化。阿福孀日日坐 ê 坐 ê，一坐久，定定嘛叫是就按呢曲去矣？但即時覺醒，猶原活甲好勢好勢。暗無天日、百般無聊無奈的日子，猶是愛一工一工過落去。

閣坐一睏仔，才寬寬仔起身，扶咧壁慢慢行入灶竈。向落去櫥仔底揣著彼個用慣勢的 a33 lu55 mih3 坵仔，摸出後尾門，用水協仔協水攪拈豬欲食的飼料。和阿福孀規身軀骨頭全款老甲磕袂著就哼哼叫的水協仔，一喙接一喙勻勻仔吐出透心涼的井水，嘛同時吐出遮濟年積佇咧阿福孀心內的，冰冷臭殫的記持。

「唉，當初實在無應該予阿傑仔去臺北！」

喙口、心內閣按怎怨嘆、後悔，嘛已經無較緩。足無簡單才生落來的心肝仔孤囡，自細漢七災八病，兩翁某毋知開佻濟錢、費佻濟心血才養飼大漢。本底是遐爾仔乖巧、聽話閣遐爾仔有志氣的少年家。雖然無愛讀冊，嘛毋願綴個老爸去田地種作，卻是參庄仔內的老大人學會曉糊牆抹壁的塗水功夫。照講嘛袂 bái，哪知煞來棄嫌庄竈所在無啥物發展的機會，毋肯安分食阿福孀央三託四才揣來的公家頭路，講欲去城市拍拚屬於自己的一片天，衝衝碰碰就離開故鄉。彼時陣的臺北四界擺當咧起樓仔厝，像阿傑這等級數的師傅工工資懸閣食市，起初幾年的都市生活嘛確實過甲不止仔富裕。凡勢，就因為手頭較冗，加上自細漢予阿福孀寵倖歹的阿哥仔性，煞漸漸交著一陣歹朋友，然後就嫖、賭、飲三字全，若親像阿福孀青盲進前佇成衣廠作穡的針車彼一樣，bat-tsiuh-tsiuh 的車仔線一沿車過一沿，共囡仔車入一跤烏暗的布袋，一世人無法度脫身。

聽著風聲彼時陣，阿福孀猶袂按怎掛心，掠做是囡仔人猶細漢，愛耍爾爾，等伊較大漢小寡，tshit-thô- 物仔看濟、玩 siān 矣，自然就好矣。相信後生本性善良、有孝的阿福孀，一直會記得阿傑拄領頭一份工資就全數交予家己彼一幕；嘛記得囡仔儉腸凹肚足久 ê，就為著欲蓄廳頭彼組貴參參的尪架桌仔送予老母；更加懷念阿傑拄到臺北彼站，毋但三不五時就敲電話轉來，歇睏日猶定定共工頭借車，一逝路遐爾遠嘛是專工載爸毋四界去 tshit-thô 的彼份孝心。佻爾仔乖巧有孝的囡仔，啥人會知……

「唉，臺北這個花花世界，哪會遮厲害？」

心事摻佇咧飼料坵仔攪來拈去，愈搜氣味愈重。嘛毋知是老的無共潘內面的碎骨仔篩清氣？抑是米仔𪗇搜了傷急煞結規毬？阿福嬖一直拈到一丸攪袂散的麵粉團，若親像心肝頭一直拍袂開的彼个死結全款。規氣停手。飼料最後猶是會予彼隻戇豬窻窻窻窻吞落腹，結閣較大丸，嘛只是加淡薄仔時間沓沓仔哺爾爾。無像遮濟年來心內的彼丸死結，這世人恐驚是拍袂開矣。毋但怨恨自己的腹肚皮無出脫，遮濟年只有阿傑一个困仔；更加怨感以前一直共老的時常提醒 ê 彼一句「倖豬奔灶，倖困不孝。」當做耳空風。雖然老的毋捌講過半句話，阿福嬖卻是一直認為自己對不住將來無人捧斗的翁婿；金金看著公媽的香火佇咧家己的手頭斷絕，又該如何面對祖先？

想到遮，阿福嬖忽然感覺規早起吹無停暝的山風，愈吹愈冷。



日頭赤焱焱，若親像照海鏡彼一樣，共下底遮爾大一座吵吵鬧鬧的紅塵舞臺照甲光鑠鑠。予彎彎幹幹的山路劃做一塊一塊若像樓梯全款的田地，成熟的稻穗層次分明隨風搖來幌去，宛然金黃色的海波浪，一波一波捲向天邊。雖然是庄跤所在，毋過工廠滿滿是，上班時間一臺綴著一臺的 oo33 too55 bai51 可比集體揣食的魚群鬧熱出動，沿著變電所一座又一座懸甲袂輸欲 peh 上天的電塔，一逝一逝排列迥過挾佇咧海湧彼一樣的稻仔之間的這條小路，塊蓬蓬騎向各人前面的彼片天，閣一擺演出自己人生的彼齣戲。

車陣當中，阿福伯身軀向佇咧三輪車車頭，雙手共手扞仔搵牢牢，雙趂起起落落，下性命踏著這一路的坎坎坷坷。一捆一捆疊甲親像山彼一樣的字紙、紙箱、銅管仔、a33 lu55 mih3 罐、塑膠矸仔等等回收的歹銅舊錫，車尾猶另外縛著兩隻電風，綴車一路擱來幌去，若像隨時會崩去的模樣。第二逝矣。十點進前應該會赴閣再收一車？踏車踏甲大粒汗細粒汗閣怦怦喘的阿福伯佇心內恬恬按算。自從庄仔內出現搶飯碗的對手，以前輕輕鬆鬆沓沓仔是的工課，突然間變甲袂輸咧走相掠。毋但天才貓霧仔光就愛趕去便利商店恰幾若間有開暗班的工廠搶遐的紙箱、紙枋以及空矸仔，猶愛走閣較遠、開閣較濟時間才有法度貯滿一車。予人更加擔心 ê，是競爭的對手愈來愈濟，搶會到手的資源回收嘛就愈來愈少矣。翁仔某如今生活簡單，無啥物開銷，毋過欠人 ê 總是愛還。雄雄予公司裁員，瞞騙老某改做資源回收卻面臨眾人相爭的阿福伯，姑不而將只好無惜面皮，佇咧鎮 ê 較早時常去遐交關的麵店仔，揣著一份洗碗兼走桌的工課。

麵店仔倚晝開始做生理，阿福伯愛佇咧十點進前到位，鬥相共備料、開店，做資源回收的時間煞變甲真迫。驚某疑心，嘛毋敢傷早出門，只好盡量共三輪車踏較緊 ê、趂手較猛小寡。這站仔逐工攏袂輸咧相戰，嘛感覺家己確實老矣……分好種類、秤好重量、結好數，阿福伯向腰頓頭，向回收廠的頭家娘連聲說多謝。車斗略仔整理一下，隨閣對

「第三逝」出發。後一逝往彼个庄頭的路途較遙遠，半中站有一段不止仔長的路愛 peh 崎。好佳哉回程是落崎，如今這款漚古身體，哪猶踏會振動一車的重砣砣 peh 崎？阿福伯見擺搨著手扞仔控制三輪車跟落崎的時陣，擺會暗暗仔謝天謝地。

「總是天無絕人之路！」

無論食過啥物苦，經過佻濟人生的風湧，阿福伯一直相信這句話。自做因仔就綴大人掌草、佈田、種作的阿福伯，毋捌數想發達抑是好額，會當好好做一个作田人對伊來講，是命也是福，家己嘛是一世人認命、惜福。哪會知影，幾若代傳落來的幾分仔地，雄雄煞來無去矣。因仔罵過、拍過，田地無去人猶閣佇咧，為著生活，只好去工廠做師仔自頭學起。可是啥人料想會到，相 siāng 認命食苦佇食品廠一做十外冬做到領班，以為是鐵拍的飯碗竟然嘛是一摔就破甲碎糊糊。猶有啥物辦法？後生無去矣，債務猶原在；某青盲矣，更加需要好好看顧；如今煞連頭路嘛無去矣。毋過阿福伯內心清楚，較艱苦日子猶是愛過落去；更加相信人只要肯做，日子嘛總是有法度過落去。就算拈字紙、破銅舊錫的競爭者相連繼出現，不而過，只要逐工較早起床、車踏較遠小寡，甚至是加做淡薄仔，未來，猶是有路通行才著。

一路那騎那想，不知不覺，庄頭彼幾欉青翠的油桐樹就在眼前。

「阿福伯仔你好！」、「伯仔 gâu 早！」、「阿福仔你來矣喔，入來泡茶啦！」、「食飽未？緊來做伙食啦！」……三輪車騎過大街小巷庄頭村尾，無論日頭佻炎抑是透風落雨，見擺聽著像按呢一聲又閣一聲親切溫暖的 ai35 sat5 tsuh3，心肝頭一陣燒烙，四常面憂面結的阿福伯嘛就文文仔笑起來。

「阿福伯仔，小等一下……伯仔，小等一下啦！」

三輪車雄雄擋恬，阿福伯越頭看詳細，原來是以前和後生阿傑鬥陣做塗水的工課伴阿祥，雙手 mooh 一臺足大臺的舊電視機拄拄幹出巷仔口，那行那喝從甲怦怦喘。

「這款電視……電視機伯仔敢有……收無？」阿祥瑞甲連講話擺大舌。

「當然嘛有！」即時跳落車，鬥相共將電視機扛對車頂，縛好索仔，阿福伯才笑笑對阿祥講：

「我毋知愛拈佻濟歹銅舊錫才拈有這臺電視機的價值呢。實在是真多謝！」

「伯仔免遮客氣啦！橫直嘛歹足久矣。」若像想著啥，阿祥雄雄 uì 褲袋仔擲出一包薰，隨抽一枝請阿福伯閣替伊點火，才問講：

「毋知姨仔最近身體有勇健無？」阿祥看起來歹勢歹勢，細細聲仔繼咧講：

「這站仔穡頭較濟較無閒，足久無去看姨仔，實在真歹勢……」

阿福伯知影阿祥心內的顧慮。阿傑出山彼工，吼甲欲死欲活的老某若像起痛彼一樣，硬共眾人鬧 ê 毋肯予人封棺。見擺想起當時的情景，阿福伯的心就又閣結規丸。了後足久一段時間，查某人只要聽著、看著佗後生有關連的人、物仔、抑是任何代誌，定定嘛哭甲目屎流無停睏。若看見阿傑在生時的朋友或者同事，一定會共人講起阿傑自細漢到長大成人的沓沓滴滴，楚楚唸規半晷，那講那吼，一吼就袂收山，鬧甲足濟人攏毋敢閣踏跤到。查某人的目矚就是彼當陣吼青盲 ê。雖然醫生再三保證，青光眼是各種症頭長期累積才致著 ê，佗傷心流目屎無相關，毋過阿福伯卻是堅心認定，老某的雙眼就是彼站仔照三頓哭哭青盲 ê。喪子之疼哪有可能袂記得？但是已經十外年，嘛應該莫閣提起，放予伊去矣。想是按呢想，阿福伯卻是知影，只要閣有一屑屑仔參因仔相交插的人、物仔、抑是代誌出現，就一定會共翁仔某拖入較濟目屎嘛貯袂滇 ê，彼口悲哀傷心的深井。

聽出阿祥替自己設想的話意，阿福伯隨接喙：

「無要緊啦！本底就頭路較重要。多謝關心，恁姨仔的身體猶袂 bái 啦……」軟兩喙薰，長長吐一口大氣，阿福伯才閣輕聲對阿祥講：

「祥仔，伯仔替阿福姨共你說一聲勞力。感謝你遮爾有心，實在真多謝！」

阿福伯努力踏著三輪車的身影，佇阿祥憐憫的眼神內愈離愈遠。迴過庄仔內上鬧熱的街仔路，不時嘛聽著飛來飛去的鳥仔聲、厝邊互相拍招呼的大、細聲、oo33 too55 bai51 相閃身吭吭叫的聲音、佗因仔佇巷仔內走相掠耍甲嘻嘻嘩嘩的笑聲……亂操操的聲音吵吵鬧鬧，若像佇咧相爭展講這個世界是佻爾仔精彩。阿福伯雄雄想著遮的菜市仔底有一擔查某人上愛食的塗豆糖，看一下仔手錶，阿福伯緊共車停好勢，半行半走對市場彼另從去。雖然是庄跤所在，自菜市仔外口就已經人山人海。亭仔跤販仔一擔相連過一擔，喝價、換生意、招呼人客種種吵死人的聲音，若親像一湧大過一湧的海波浪，淹過大大細細每一個人的耳空。無論是過路抑是楚街、買菜的，洩秫秫的人相挨相 kheh，kheh 甲攏袂得過，敢若魚網仔內一大陣洄袂出去的魚，搯來搯去 kheh 甲 bat-tsiuh-tsiuh。姑不而將，只好綴著音波聲浪浮浮沉沉，佇咧人佻人之間的一屑屑仔空縫，下性命躑來躑去。Kheh 佇魚群內的阿福伯，看著一擔一擔賣食的擔仔位衝出一陣一陣

的白煙，親像野獸四界走從，忍不住感慨：生活若像是眼前遮的擔仔煮食的烘爐下底的火炭，共每一個人當作食物彼一樣直直 kûn、慢慢仔燻，燻出一鼎閣一鼎酸甜苦澀的人生，落尾煞只賸輕煙三寸，無聲無說佇這個冷冰冰的世界杳杳仔消散……

兩翁某的一生，敢毋是嘛相 siāng ？

回程 uì 彼逝長長崎路趨落去的時陣，頭一擺注意著路面予雙斗的樹蔭遮甲烏天暗地。手扞仔搥牢牢，目睷金金看對頭前的阿福伯一路看過去，才發現無論樹蔭佻旺、佻爾 bat-tsiuh-tsiuh，猶是有一點一點的天光逃出樹影烏暗的圍困，共這條坎坎坷坷的小路，掖甲規塗跂閃閃爍爍。

阿福伯那看那想那將身軀坐予正，笑笑仔迎向對面吹來的陣陣涼風。

※ ※ ※

豬公若像對飼料誠滿意，那食那齣齣叫幾若聲。阿福嬭回過神，笑笑仔罵講：

「唉，猶是你這隻蠢豬較好命！規工食飽暎、暎飽食，蠢蠢肥肥無煩無惱，才是上蓋好啦！」

聽見豬公食甲窸窣叫，阿福嬭挈起杓仔，將 a33 lu55 mih3 坵仔內賸的飼料攏辦入去豬槽，搨水將豬牢四箍圍仔的塗跂大約仔沖一下，扶 ê 壁寬寬仔 khû 咧鼓井邊，共坵仔洗清氣，然後起身摸轉灶跂收園原位。隨閣躡出後尾門，躡跂尾佇咧豬牢四周圍起懸落低掌來摸去，詳細檢查紗網仔敢有佗位破空？雙手那摸那想起較早日睷好好的時陣，定定嘛眼一下就準拄煞，卻是大目神，不管時嘛有破空巡無著。只會當用手以後，一遍閣掌過一遍，寬寬仔是顛倒罕得失覺察。巡規晡久才檢查好勢的阿福嬭，轉身幹出厝後尾的竹仔林，行過稻埕，慢慢仔躡轉來大門口。

這個節氣的風，定定嘛雄雄就拚過來，毋但拚甲掛佇咧牆仔邊的掃帚、杓仔、柴桶 kok kok 響，就連吊佇亭仔跂曝焦的彼幾棺煙腸，嘛綴咧幌來幌去。阿福嬭又想起阿傑細漢的時陣，上愛佇掛煙腸的竹篙下面和雞仔狗仔走相掠。彼時感覺足煩足吵的因仔聲，敢若閣佇咧耳空邊響起——規工換咧褲跂綴前綴後，阿母長阿母短咻無停暎；一跂倒就嘛嘛吼，那吼那叫阿母閣那伸手愛人抱；不時嘛倚佇眠床頂，共老母的領頸攬牢牢，一聲一句講袂完幼稚古錐的因仔話……

擡頭看向竹篙，看無物的雙眼金金望著光鑠鑠的天頂。佻濟後生的畫面佇咧阿福孀的目睷前走來從去，袂輸魚仔仝款，跟綴記持泗過時間的河，泗過老砣砣皺皺的面容，不時泗出一逝閣一逝戇戇仔笑的痕跡。光鑠鑠的天色忽然間親像電影戲園的銀幕彼一樣，一齣相連繼一齣搬演著阿傑短短的一生。畫面內底原本細細漢仔的阿傑，**tsit-bak-nih-á** 就若像一直抽懸的稻仔，猶袂赴看詳細就已經大甲比爸母較艱；艱甲目睷看無序大人，大漢甲連這個花婿、草仔青翠、猶閣有筒鳥仔自由飛來飛去的故鄉嘛攏看無在眼內……天色流轉，神魂綴咧東飄西搖，起起落落飄過佻濟年的往事，跋落日屎流無停睷的海湧，落尾沉落去深深傷心的海底……阿福孀到現在猶毋願相信，遐爾仔乖巧聽話閣捌代誌的一个因仔，哪會遐爾戇閣遐爾仔雄？逃避筊數規轉來厝 ê，氣甲 **phut-phut-** 跳的老爸都已經答應賣田替伊還數矣，煞又閣遮規彼藏四界逃，尾仔竟然戇甲一个人倒佇咧烘爐邊，心肝雄甲毋願閣 **peh** 起床……

「好佳哉猶留一个老伴予我，若無喔……唉！」

阿福孀逐擺若想到遮，就毋敢閣繼續想落去矣。回過神，頭幌幌 ê，予擡甲痠疼的領頸小活動一下，隨躉轉身挈起壁邊的柴桶，拄咧長長的杓仔當做拐仔，一步一步行出竹仔林，行向圳溝仔邊的菜園。只是一塊較無半分大、無人欲買的旱地。當年賣田、借錢替後生還清筊數，無地通種的老伴去鎮上食品工廠做工，阿福孀佇厝內飼豬飼雞加減鬥相添，扣除綴會仔還債務，目前簡單的生活猶有夠通用。阿福孀明白查埔人的用心，把這窟田種菜，毋是為著省菜錢，是想欲予伊有代誌做，毋但會當活動筋骨，嘛較袂烏白想。

阿福孀卻毋是按呢想。先舀半桶溪水，若像行灶竅仝款，佇咧一逝隔一逝的「薤菜」、「菠薐仔」和「湯匙仔菜」之間行來躉去。阿福孀身軀 **khû** 低，寬寬仔覆佇田岸頂懸，手摸鼻仔鼻，先查探清楚菜穎仔的懸度、塗的焦溼，才開始沃水。別人凡勢以為只不過是普普仔的幾逝青菜爾爾，但是，對認為這世人去了了矣的阿福孀來講，遮的穎仔內面，若親像有某七種家己嘛無啥清楚的正面情緒當佇咧發芽，予長年鬱卒艱苦的心肝窟仔，生出淡薄仔希望恰安慰。這是比有通食抑是強身健體，甚至比證明家己毋是無路用人閣較有意義，嘛閣較重要 ê。

其實，人生猶有啥物通好怨嘆？阿福孀一直提醒自己，老的幾歲人矣，猶閣逐工起早睷晏拖老命佇咧做，定定拚甲連三頓嘛袂赴顧。遮爾辛苦，猶毋是為著兩個老的會當好好活落去？想著老伴一生的付出，阿福孀感覺一陣溫暖的血氣，佇冷吱吱焦涸涸的心肝頭寬寬仔流動。

「是啊，是應該知足囉！」

涼風輕輕仔吹，阿福嬖順勢覆佇咧田岸恬恬仔聽。佇窸窣窣的聲音當中，猜想青翠的菜葉仔隨風搖動，葉仔頂面水光閃閃的美麗畫面。

無閒半晷，共菜穎仔攏沃過一遍才坐落塗跂歇喘的阿福嬖，聽見腹肚咧叫，終於感覺枵矣。拄失明彼站，疼某的查埔人毋但愛做工課趁錢，厝內大細項穡頭攏伊一个人攏，三頓嘛是伊利用暗時仔短短的歇暍時間攞好囡咧冰箱。一直等到阿福嬖慣勢暗眠摸的生活，才洗衫、煮飯一項一項閣接過來做。但是最近這站仔，天未光就愛出門的老伴毋甘阿福嬖遐爾早就綴伊起床，頭起先買麵包、豆奶準做早頓，後來聽阿福嬖唸講食袂慣勢，就起閣較早煮糜、攞醬菜，有時陣猶會專工騎車去菜市仔買阿福嬖愛食的「麵線糊」……扒幾喙囡甲涼去的番薯糜，沓沓仔卯著翁婿對家己的好，規个喙攏是感動、歹勢、毋甘種種滋味 lám lám 做一伙，講袂清嘛吞袂落。

碗箸雄雄離手，慧神坐佇桌前，澹糊糊的目睷金金相對桌頂彼鼎糜。阿福嬖恬恬仔鼻著空氣中番薯的芳味，足久，足久……



毋捌像今仔日遮爾早走，阿福伯歹勢甲直直共頭家會失禮。一離開店 ê 馬上遠上規工停囡咧店門口的三輪車，對回收廠彼个方向拚勢踏去。猶未收吧？那踏那袂放心的阿福伯沿路一直想。早起 uī 阿祥彼个庄仔轉來的路上，半中站拄著一間欲結束營業的工廠當咧大掃帚，當然入去看有啥物通拏。舞規半晷才共賭的彼半臺車的空位疊滿，煞袂赴載去回收廠，只好共三輪車停佇街仔路，閣用帆布將車斗崁予好，才緊趕去麵店上班。雖然無閒甲亂操操，不而過，難得有遮爾仔「豐收」的一工，阿福伯猶是規工歡頭喜面。

那算錢那行出回收廠的阿福伯，更加笑甲喙仔合袂 uá。毋但遮晏猶肯收貨，趕欲轉去的頭家娘嘛無像平常時遐爾仔 gâu 計較。無定著，今仔日猶真正是一个「好日仔」。踏到位了後，阿福伯隨共三輪車停予好，換騎上 oo33 too55 bai51，吭吭吭繼續趕轉去厝。

由打馬膠路幹對厝 ê 彼條石頭仔路的時陣，阿福伯看一下仔時間，好佳哉，參平時差無佻濟。毋知查某人枵矣未？講過佻濟擺叫伊先食就是毋聽喙。這半年往往愛八、九點才會到厝，老伴逐工攏等到見著人才開始炒菜，閣叫阿福伯先去洗身軀，毋予伊鬥相共。若無乖乖仔照做，一定閣予伊唸規暗。

「唉，這個查某人實在是有夠番 ê 啦！」楚楚唸的喙角，那唸那微微仔笑。

oo33 too55 bai51 的車頭雄雄歪一歪。阿福伯隨放慢車速，共車手搵予牢，佇咧這條坎坎坷坷的小路沓沓仔繼續騎。天色烏赳赳，路燈歹一堆，只睹幾葩霧霧仔光的電火，照袂清楚頭前彎彎曲曲的道路。機車沿路軋過石粒仔的聲音，若像心肝底遐的毋願講、袂使講、或者講袂出喙的千言萬語，除了自己，無人聽會著。

又閣想起失明的老某。自嫁入門，毋捌享福，卻是食袂少苦，遮濟冬一粒心毋但予阿傑過身的悲傷捆縛牢 ê，猶閣予「絕後」這個拍袂開的死結纏甲無法度安穩過日。佻濟擺有喙講甲無瀾，就是無辦法予伊相信講家已根本無掛慮後代的問題，卻嘛講袂出喙「只要有伊就好」這款話語。只有暗暗仔祈禱，祈禱有一日會當像接受失明這項事實彼一樣，老某有法度將所有命中註好好的痛苦俗不幸，永遠放下。

萬般皆是命，甘毋甘願認命，攏是一世人。人生的火車已經欲行到尾站矣，雖然翁某兩人的這班車沿途駛經過富裕、安樂、團孫滿堂的一站站攏過站無歇，搖來幌去這一路上，上起碼自頭至尾兩個人一直相牽相扶，俗滿四界的孤單老人相比，已經誠幸運嘛誠幸福矣。

燈火暗淡，道路坎坷，沉沉夜色當中，車燈大大蕊的目睷擘金金，沿路小心跟綴著轉來蕙去的雙黃線，蕙過一个又一个斡角，閃過一遍閣一遍對面拚過來的烏暗……毋知影烏赳赳的頭前，啥物時陣才會當重見光明？霜風陣陣，宛然落葉彼一樣的孤車單影，恬恬仔隨風浮沉；往事如煙，輕輕飄過阿福伯稀微的心內……若像人生這一路全款，硬骨的翁仔某，總猶是一步一步寬寬仔行過來矣。

「暝閣較長，總嘛是會天光。」阿福伯一向按呢相信。

車輪仔若親像阿福伯的心思全款，一直蕙無停睷。眼前綿延的烏暗，耳空邊咻咻叫的風聲，交織著一世人經歷的悲歡離合以及翁某互相扶持的身影。阿福伯忽然感覺，毋管啥人，攏只是一尾魚仔，佇長艤埭的時光之河下性命洩。無論是隨湧浮沉的認命，抑是掣流措水的鐵齒，落尾攏相 siāng，全款親像雲煙彼一樣，綴著歲月無聲無說的跂步煙消雲散。人生，猶有啥物袂得通過？

終於騎出坎坷的石頭仔路。阿福伯目尾瞭著閃爍的幾點仔星光，烏暗的天頂若親像雄雄就光起來矣。又騎上打馬膠路的阿福伯大大吐一口氣，停止烏白想，油門小催一下，向路尾彼一點細細葩卻是足溫暖的燈火，播風而去……



作者感言

陳沛宜 學生

首先，感謝教育部提供這個母語創作的文學舞臺。會來參加這次比賽，主要是想欲訓練家己臺語文寫作的的能力，無疑悟得著評審老師的肯定佢鼓勵，實在是十二萬分感謝。向望以後有機會繼續寫出閣較好、閣較嬌的文學作品，予閣較濟人來熟似佢欣賞有夠迷人的閩南語。